

# 人迹板桥霜

◎ 刘年贵

读唐诗“人迹板桥霜”，我不由得想起了儿时寒冬清晨和父亲挑着重重的担子，走过山间一座座木桥的情形。

当第三遍鸡鸣响起时，父亲和我已经走出了村子，肩上挑着木炭或者是冬笋、红薯、黄豆等山货，为的是尽早地赶到集市上，卖个好价钱。夜里降了一场大霜，四下里白茫茫的。父亲和我一路踩着脚下的白霜，发出吱吱的声音，肩上担子也在嘎吱嘎吱地晃动着，不一会儿就来到村口的小河边。河上架起一座木桥，所谓的木桥，其实就是铺在两岸之间上、下面削平了的几根杉木，为了增强安全和稳固性，只是在每根杉木两端和中间恰当位置凿了个贯穿的小孔，然后用木料从孔中穿入，将几根杉木连接起来，形成一

个木排。

故乡是群山环抱中的小山村，周围多溪流和山涧，为了方便出行，山里人就地取材，架上就地砍伐后稍作处理的杉木就是木桥（有些沟涧较小，架上一根稍大的杉木便可通行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“独木桥”），对于常走路的人，在往日里那是畅行无阻，如履平地。可在霜雪天还是肩挑重担的我俩，那可就是“步步惊心”了。父亲停下脚步，看了看白皑皑的桥面，上面没有行人足迹，桥面缝隙甚至还结了冰，发出的寒光让人胆战，桥两侧又没护栏，在上面行走稍有不慎便会滑倒，甚至滚落到河里。父亲神色凝重地放下担子，整了整衣襟，回头一脸严肃地嘱咐我：“过桥时踩着我的脚印往前走！”我

无言地点点头。

只见父亲嗨地一声将担子挑在肩上，缓缓地抬起前脚踏在木桥上，他身体前倾，好像要把全身力量聚集在那只脚上。他用力地将踏在桥面那只脚前后左右地挪动着，确定不会打滑了，这才放心地抬起后脚往前边的桥面重重地踏过去，如是重复着前面的动作。当行至桥中央时，桥身微微下弓，甚至还发出沉闷的吱吱声，父亲显得异常谨慎，每一步都走得很缓慢，也很沉重，我感觉他肩上不是挑着担子，而是压着一座大山！我甚至听到了他急促的喘气声。当行至桥尾时，父亲脸色轻松了许多，特别是最后一步，他情不自禁地哼了一声，一个小跃动从桥上纵身到路面上，那个潇洒引得我模仿。等到了对岸，回头看着身后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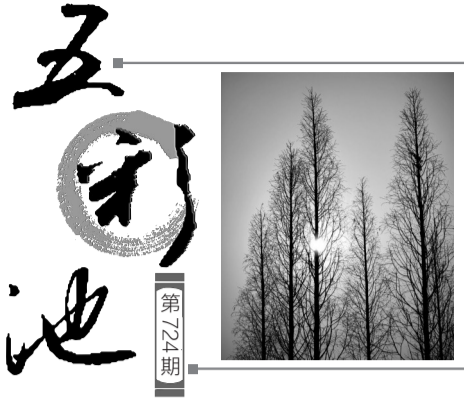
一串串脚印，每一处脚印都是一次胆战心惊的考验。直到这时，我才感觉全身冷飕飕的，刚才过桥时惊出一身汗了，只是当时没有发现。

有时候行至山涧独木桥，父亲便会从路边树林里折下一根粗树枝当作拐杖，然后要我在后面紧紧地拉着他的衣襟，他前面拄着木杖边走边探路。往往一小段距离便会耗费我们好长的时间，等走到对岸，往往是精疲力尽。

这时太阳出来了，我冻得通红的脸颊和双耳，也慢慢地有了知觉。

多年以后，我才懂了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，描绘的不仅是寒冬晨霜美丽景致，更是一种艰辛的生活。

这种艰辛，只有经历过才有切身体悟。



## 永远的怀念

◎ 石贵生

59年前的一个秋天，天下着沥沥的小雨，我们政府招待所来了一个瘦小个、戴着一顶草帽的老头，当时招待所条件不好，老头一来就开始与我们一起用扫帚扫水，用火柱捅下水道眼儿。泥水溅得成了花脸也不肯停手，那时我以为他是新来的清洁工。第二天，上级领导来开会宣布：他就是我们的所长，一位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英雄，仍然能俯下身子与群众一起工作的老红军战士侯朝寿。

记得还是一个雨天，我们正把一个坏了的拖把往外扔，侯老过来了，二话没说拿了过去修好，后来又用上了。他对我说：“咱国家目前还不富裕；挣得没有省得快，能用的尽量不要扔掉。”我很惭愧，自此立下了勤俭节约的誓言。以后凡是坏了的拖把全是自己动手修好，同时把所内旧被里、被面、床单撕成条，自己缠拖把，为国家节约了不少资金。

有一天的晚上，我值班时发现一位南方客人肚子疼得厉害，就马上汇报给值班所长侯老。侯老马上与我一起拉着排子车将病人送到了峰峰矿务局总医院，并一直守护在病人身旁。病人痊愈后对侯老非常感激，侯老爽朗地一笑说：“大家都是家人嘛，何必这么客气。”

那时的政府招待所，没有清洁工，宽阔的院落都是由服务员早晨清扫。侯老在任期间，无论春夏秋冬，刮风下雨，每日清晨他第一个拿着扫帚到大院帮服务员清扫，大家被侯老的做法深深感动着。每年大年初一的早晨，侯老对住在新市区的所有职工，都要逐个慰问拜年，大家不解地问候大娘：“这不是把事情搞倒过来了吗？”侯大娘刘凤英解释道：“他还是部队养成的那个习惯，逢年过节首长要给战士拜年。”平时生活中，他和街坊邻居相处十分融洽，从没有摆过架子，每天早晨起床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扛起扫帚、手拿铁钎走向街头，将街道清扫得干干净净，令周围邻居十分钦佩。侯老还兼任校外辅导员，经常奔波于矿区各中小学校，给同学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，深受人们的称赞和尊敬。

一九九零年十一月十一日侯老去世了，走时很安详。33年过去了，我们仍然无法忘记这位爬雪山、走过草地、为峰峰建设作过贡献的老红军，我们永远怀念他。

## 露雪之间是为霜

◎ 郭华悦

年少时，人如露。

露，质清透而内饱满。晶莹剔透，内可映底，就像一个人入世未深时，仍保有的童真与赤诚。“露”字，上雨而下路，一路风雨，跌跌撞撞，却仍不失本心，在俗世中依旧保留着本真，这像极了一个人的年少时光。

后来，经历了人生的磨砺，夜露成了白霜。从露成霜，是一种凝结与沉淀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外在的磨砺与内里的沉淀都不可或缺。人从年少时的如珠似露，转为人霜，艰难苦楚是外在的磨刀石，沉稳淡定是内里的沉淀剂。从露到霜，经过了冷静与收敛，人也就成了霜一般成熟老练的样子。

一个人了霜的人，比露多了几分沉稳，比雪多了几分柔情。沉稳，是在凝练的过程中，时光赋予的礼物。不再莽莽撞撞，知道了该为，也懂得了不为。学会将心事藏于内，将稳重表现于外，如大自然中的霜，带着一丝清冷的中庸之味。

但比起雪，霜少了几分凌厉，多了点温情。人生入了霜色，更能懂得情之可贵。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因为人父母，懂得了昔日父母之不易，因而少了嫌隙，多了宽容。下有稚子，肩上担负的，有责任，更有柔情。霜色入鬓根，是岁月的沉淀，也是感情的凝结。

从霜到雪，人生步入了另一个境界。夜露成霜，霜色入鬓，犹带着点诗意。直至雪色入发，满头的苍白如窗外纷飞的大雪，人生一路行至此处，不免多了点愁绪。比起霜，雪多了几分凌厉。这样的凌厉，如时光之刀，刻在了每一寸肌肤上，令人感受深刻。

露之清透，霜之沉稳，雪之凌厉，是大自然的手笔，也是人生的轨迹。

## 侗寨风情

张成林 摄



## 夕阳中的芦苇

◎ 张培亮

风，悠悠地吹过脸庞，夕阳欲沉。我与芦苇，在此刻的陶冲湖畔，相遇了。

芦苇，这随风而动的草本植物，却有着一种难以言表的优雅与韧性。它生长在河岸、湖畔，甚至在浅水之地也能存活。每当春暖花开，它便从泥土中探出头来，夏日炎炎，它已长得高大而茂密。到了秋冬之交，虽已落叶纷纷，但它仍不失坚韧的身姿。

夕阳中的芦苇，更是别有一番韵味。金黄的阳光洒在芦苇丛中，一片片的金黄随着风舞动，仿佛是满地的金子在闪烁。仔细看去，每一根芦苇都像是被阳光镶上了金边，轻风中，它们低垂的穗头像是在对夕阳低语，表达它们的感谢。

我闭上眼睛，听风在耳边轻轻地吹过，听芦苇在风中的私语。这声音并不是用耳朵来听的，而是用心去感受的。它像是一首古诗，也像是一

幅美丽的画，更像是一首动听之歌。

“孤村落日残霞，轻烟老树寒鸦。”我不禁想起白朴的这首词。此时的景象与词中描写的何等的相似！只是少了那孤村、残霞、老树和寒鸦。而芦苇的存在，使得这景象更加生动、活泼。它与风共舞，与夕阳对唱，看似萧瑟平淡的景象，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

站在这湖畔，我仿佛可以看见那昔日的渔民，驾着小船从远处驶来，穿过这片芦苇荡，留下一串串的涟漪。又仿佛看见那些孩童们，在夏日炎炎的午后，跳入浅水区嬉戏，嬉笑声在空气中回荡。而那些青春年少的人们，则会在芦苇丛中，诉说着心中的情感和梦想。

夕阳中的芦苇，仿佛是一个故事集，每一支都是一个故事，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记忆。那些记忆里有快乐、有悲伤、有希望、也有失落。但无论是哪一种记忆，都是生命中不可或

## 饺子香，岁月长

◎ 管淑平

一枚枚白白胖胖的饺子盛入盘里，饱满软糯，馅料十足。只是在一旁远远地看着那缓缓扑腾、纷飞着的热气，就不禁令人垂涎欲滴，肚中咕咕直叫。迫不及待地夹一两个，也甭管滚烫的温度，丢入嘴里，吹吹呼呼地吃着，敢情那叫一个过瘾。

在北方，冬天当然少不了这滋味可亲的饺子的。大节小庆，人们的餐桌上，饺子都能稳稳地占据C位。浓厚的节日氛围，在一枚枚色、香、味俱佳的饺子里，变得热闹而喜庆，幸福仿佛一伸手就能触及。

这种颇为盛大的场景，尤其是在每年冬天，就慢慢地涌动起来。天寒，风冷，早上迎着风雪外出，傍晚风尘仆仆地回家，一碗热腾腾的羊肉饺子，就能很好地化解身体的疲惫，从而有足够

的力量抵御外在的凛冽与酷寒。民间一直有“冬至饺子夏至面”的说法，这是人们根据不同节令而采取的饮食。冬至的饺子，是一大应季食品，其温补之性，在冬天正好能固本培元。

记得年幼生活在农村，寒冬腊月，天寒地冻，日子一片清寂，吃了大半个月的萝卜白菜，嘴里难免乏味。面对长长的冬天，不免生出一些小躁动。这时，奶奶就会叮嘱几句：“这么冷的天，咱做饺子吃吧！”于是，一家人，分工合作，你擀面来我包饺，小火慢慢烧开水，然后下饺，文火小煮。日子似乎在那咕嘟冒泡的沸水中，有了盼头。

那时，常听长辈们嘱咐：“冬天要吃饺子，耳朵才不会冻着哩！”于是，像是约定俗成似的，饺子便受到家人的重视。即便，年少的我比

较挑食，但还是架不住长辈们的热情，从不喜欢到慢慢接受，再到习惯，仿佛就是潜移默化之中。

其实，那时我一直有种困惑：为何在寒冷的冬天里，人们对饺子会有这么深的执念？直至长大经历了一些碰壁后，才慢慢懂得，在贫寒的生活里，需要一种寄托与信仰。那时的饺子，样貌朴素，虽没有如今这般丰富多样，却让人看得到一份生活的希望。寒日深深，一碗饺子，是对艰苦岁月的珍惜与感激。有些不能遗忘的东西，就这样继承、流传，是一种情谊，也是一种情怀。

生活，是要有一定的寄托和生趣的。饺香悠长，滋味可亲，就是那时人们小小的愿望，就像如今人们追求着更深层次的内心的丰盈。